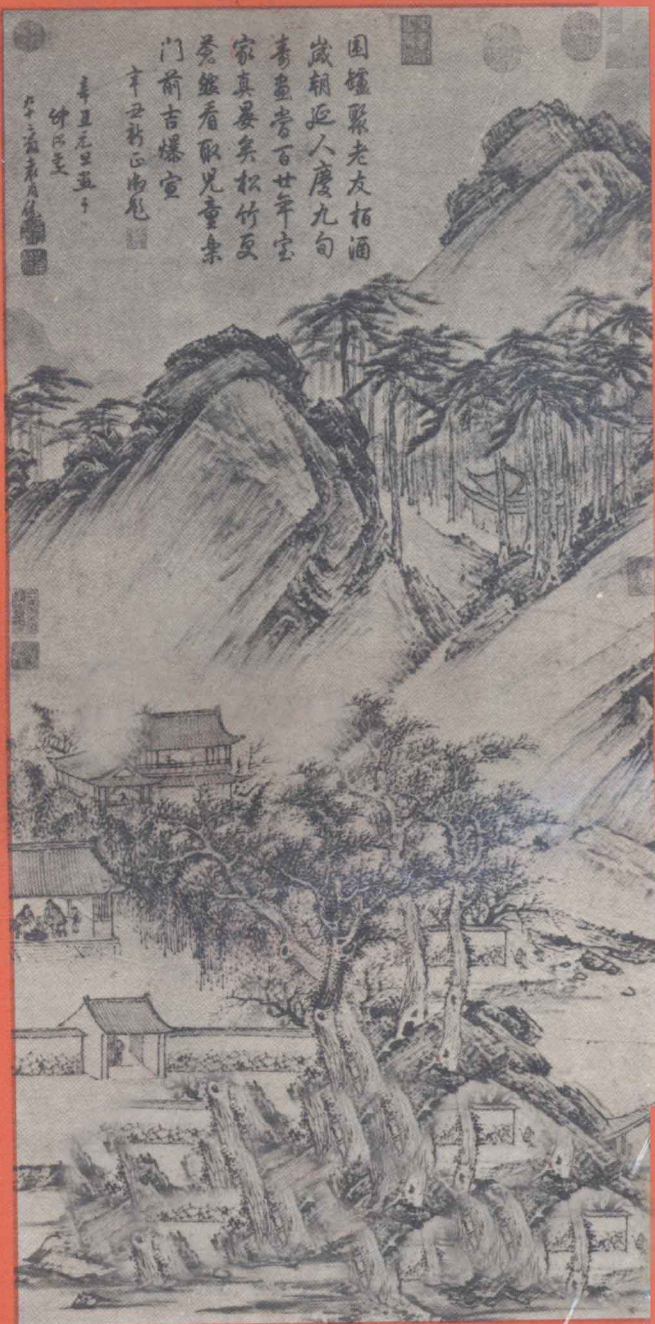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欣賞導讀全集——

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



古典新刊
80

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

莊嚴出版社

• 80刊新典古 •

中國詩的神韻
格調及性靈說

著者 郭 紹 虞

出版者 莊 嚴 出 版 社

發行者 鄭 惠 文

發行所 莊 嚴 出 版 社

台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〇號
雙子星大樓二樓二號

電話：八三三五九六二六

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一九九號

定價新臺幣五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目錄

(壹) 神韻與格調

(一) 緒言	三
--------	---

(二) 嚴羽

(一) 滄浪以前之詩禪說	五
(二) 滄浪論禪	一一
(三) 滄浪論悟	一六
(四) 神韻與格調之溝通	二四
(五) 滄浪論體	二八

(三) 格調說舉例

(一) 李東陽	三五
---------	----

(二) 李夢陽	四六
---------	----

(三) 何景明	五七
---------	----

(四) 王士禎

(一) 漁洋詩與神韻說	六四
-------------	----

(二) 從格調說的轉變	七〇
-------------	----

(三) 對宋詩的態度	七七
------------	----

(四) 所謂神韻	八三
----------	----

(貳) 性靈說

(一) 緒言	九九
--------	----

(二) 楊萬里

(一) 禪味	一〇一
--------	-----

(一) 悟後之義·····	一〇四
---------------	-----

(三) 袁宏道

(一) 公安派的產生·····	一〇八
(二) 與時文之關係·····	一一七
(三) 論變與真·····	一二一
(四) 論韻與趣·····	一三〇

(四) 袁枚

(一) 與當時詩壇之關係·····	一三六
(二) 性靈與神韻·····	一四二
(三) 怎樣建立他的性靈說·····	一四四
(四) 性靈說的意義·····	一四八
(五) 修正的性靈說·····	一五三

壹、神韻與格調

一、緒言

神韻與格調，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問題。翁方綱知道他的重要，於是有好幾篇「神韻論」與「格調論」，以闡說其義；日人鈴木虎雄也知道他的重要，於是於「支那詩論史」之第三編即專論格調神韻性靈之三詩說，於闡說其義以外兼述其歷史的關係。二家所言相當詳盡，也相當有精義，不過劉彥和說：「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擘肌分理的結果，自不免互有出入的地方。爰先就歷史上之所謂神韻說與格調說分別言之。至於性靈與格調的關係，當別爲文論述，雖則在此文中也有述及性靈的地方。

翁方綱謂「詩豈有不具格調者哉！……古之爲詩者皆具格調皆不講格調。」（

「格調論」上）又謂「詩以神韻爲心得之秘，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妙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神韻論」下）這話說得都不錯，不過我們要注意，詩家都具格調，何以還要講格調，詩家都知道神韻，何以還要標

舉神韻。所以我們所要申述的，正是這格調與神韻之特殊意義。

格調與神韻之所以有特殊意義自以禪論詩起。所以本文所論應以「滄浪詩話」爲中心。因爲這全是「滄浪詩話」所生的影響。滄浪所言雖亦多本時人之說，無多特殊的創見，但是既經薈萃組織成爲一家之言，則無論贊同反對，當然可以發生相當的影響。在「滄浪詩話」以前並不是沒有這些問題，但是問題的性質有些不同，所以不言格調而言法，不言神韻而言味，即使說得近一些的，也不過稱爲活法，稱爲味外味而已！假使說這是格調說神韻說之淵源，也只能說是間接的淵源。卽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所言似乎頗與滄浪詩論爲近，然而細細相較，總隔一層。漁洋謂白石論詩未到滄浪者，恐卽在此。

因此，鍾嶸司空圖之所謂味，江西詩人之所謂法，以及寒山、拾得之禪義詩，邵康節之性理詩，探本窮源，都不能謂與此問題無關係，然而在本文中都沒法加以申述。蓋此問題全出於「滄浪詩話」之所提供，自滄浪以後前後七子得其格調一義，而漁洋得其神韻一義，雖似分道揚鑣實則同源異流。所謂異同之辨正應在這方面加以注意。

二、嚴 羽

(一) 滄浪以前之詩禪說

南宋論詩之著，其比較重要者，應當推嚴羽的「滄浪詩話」了。羽，字儀卿，一字丹邱，邵武人，自號滄浪逋客，有「滄浪吟卷」，其詩話即附集中，舊刻亦有單行的本子。

「滄浪詩話」之重要，在以禪喻詩，在以悟論詩。然而這兩點，都不是滄浪之特見，我們在以前（「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論述各家詩論之時，也曾屢屢指出滄浪詩論之淵源。現在，不避繁瑣，再舉一些以前所不曾論及的諸家。

「困學紀聞」載唐戴叔倫（西元七三二年——七八九年）語，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即。」這是一般主神韻說的詩人所奉爲最早的言論。戴氏何以會有此見地呢？即因他是第一個以禪喻詩的人。其「送道虔上人遊方

詩」云：「律儀通外學，詩思入禪關；煙景隨緣到，風姿與道閑。」（「全唐詩」十）雖則此詩「禪關」一作「玄關」，有異文的分別；而此詩一作「方干詩」，又有作者的疑問；然而由藍田日暖一喻來看，則認為戴詩似亦不致大錯。

遠的，姑且不多稱引；我們還是注意當時較近的言論。

李之儀，字端叔，景城人^①所著有「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嘗從蘇軾幕府，文章亦與張耒、秦觀相上下，故其論詩亦頗帶禪味與蘇軾同。蘇軾題其詩後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語，這猶可說是東坡的看法。至如他贈祥瑛上人一詩所謂「得句如得仙，悟筆如悟禪」（「姑溪居士後集」一）云云，雖並指書法而言，而端叔實是頗通禪學，所謂得句如得仙，也可視為與悟筆如悟禪一例。其「後集」卷六有「讀淵明詩效其體」十首，即全是佛家思想，所以他對於詩禪之溝通也不無關係。因此，他「與李去言書」竟說：「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前集」二十九）他既要打得過，所以與滄浪一樣重在神化。

① 「宋史」作滄州無棣人，據「四庫總目提要」一五五卷改。

其〔次韵君俞〕云：「文章老去豈能神。」〔語解驚人固有神。〕（〔前集〕五）其〔學書十絕〕之一云：「心非可見舌能陳，隨語成章自有神。」（〔後集〕十二）以及〔跋東坡蘭皋園記〕、〔折渭州文集序〕諸文，也都是說明神化的關係。

曾幾（西元一〇八四年——一一六六年）字吉甫，贛縣人，高宗時忤秦檜，僑寓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有〔茶山集〕。其〔讀呂居仁舊詩有懷〕所謂：「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換，政用口訣故。居仁說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從此路。豈惟如是說，實亦造佳處；其圓如金彈，所向若脫兔；風脫春空雲，頃刻多態度；鏘然奏琴筑，間以八珍具。人誰無口耳，寧不起欣慕！」此亦以禪喻詩。

葛天民，山陰人，有〔無懷小集〕。其〔寄楊誠齋詩〕云：「參禪學詩無兩法，死蛇解弄活鱖鱖；氣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動全生殺。生機熟語卻不俳，近代惟有楊誠齋；才名萬古付公論，風月四時輸好懷。知公別具頂門竅，參得徹兮吟得到；趙州禪在口頭邊，淵明詩寫胸中妙。」此亦以參禪學詩並舉。卽其〔訪紫芝回與子舒集詩〕云：「君參唐句法，親得浪仙衣。」也是喜用禪宗字眼的。

趙蕃，（西元一一四三年——一二二九年）字昌父，號章泉，嘗問學於朱子。所著有〔乾道稟〕一卷，〔淳熙稟〕二十卷，〔章泉稟〕五卷。他爲太和簿時，受知於楊萬里，萬里贈詩有云：「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此以禪僧相比，蓋亦與東坡題李端叔詩相類。章泉詩論專祖曾呂，嘗櫟括呂氏〔與曾吉甫第二帖〕中語，爲詩云：「若欲波瀾闊，規模須放弘；端由吾氣養，匪自歷階升；勿漫工夫覓，況於治擇能！斯言誰語汝，呂昔告於曾。」更有〔詩法〕詩云：「問詩端合如何作，待欲學耶無用學。今一禿翁曾總角，學竟無方作無略。欲從鄙律恐坐縛，力若不足還病弱。眼前草樹聊渠若，子結成陰花自落。」又曾〔和吳可學詩〕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燃。」「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能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孰傳傳。」此均不脫曾呂餘緒，頗有禪家習氣。

戴復古，字式之，天臺人，嘗登陸游之門，所居有石屏山，號石屏居士，有〔石屏集〕六卷。式之與嚴羽同時，有〔贈二嚴〕詩。其〔論詩十絕〕有云：「欲參

詩律似參禪，妙趣不由文字傳；箇裏稍關心有悟，發爲言句自超然。」

楊夢信，有〔題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二絕，其一云：「學詩元不離參禪，萬象森羅總現前；觸著見成佳句子，隨機飣飰便天然。」

徐瑞，字山玉，鄱陽人，有〔松巢漫稿〕，其〔論詩〕云：「大雅久寂寥，落爲誰語；我欲友古人，參到無言處。」又〔雪中夜坐雜詠〕十首之一云：「文章有皮有骨髓，欲參此語如參禪；我從諸老得印可，妙處可悟不可傳。」

這些都是以禪喻詩之例。可知詩禪之說原已成爲當時人的口頭禪了。

不過這些話說得還空洞。詩禪所以可以相喻之故，卽在於悟。所以也有不提及禪而專論悟者。現在也舉一些例以見一時風氣。

范溫，字元實，成都人，有〔潛溪詩眼〕一卷，已佚。今見余所輯〔宋詩話輯佚〕中。他說：「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又云：「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又云：「老杜〔櫻桃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

難不能發耳。」此則禪悟兼言，全與滄浪相同。

張鑑字功甫，一字時可，號約齋，秦川成紀人，有〔南湖集〕十卷，楊萬里有〔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誠齋集〕四十一）故其論詩亦與誠齋白石相類。其〔詩本一〕詩云：「詩本無心作，君看蝕木蟲；旁人無鼻孔，我輩豈神通！風雅難齊薦，心胸未發蒙；吾雖知此理，恐墮見聞中。」（題尙友軒）云：「作者無如八老詩，古今模軌更求誰！淵明次及寒山子，太白還同杜拾遺；白傅東坡俱可法，涪翁無已總堪師；胸中活底仍須悟，若泥陳言卻是癡。」（〔南湖集〕五）〔携楊秘監詩一編登舟因成二絕〕，其一云：「造化精神無盡期，跳騰蹕厲卽時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詩。」（〔南湖集〕七）〔覓句〕云：「覓句先須莫苦心，從來瓦注勝如金；見成若不拈來使，箭已離絃作麼尋！」（〔南湖集〕九）此亦禪悟兼言而側重在悟。

張煒字子昭，杭人，有〔芝田小詩〕。其〔學吟〕有云：「池塘春草英靈處，水月梅花顚悟時。我亦學吟功未進，每將此理叩心師。」

鄧允端，字茂初，臨江人，「題社友詩稿」云：「詩裏玄機海樣深，散於章句領於心。會時要似庖丁刃，妙處應同靖節琴。」

葉茵，字景文，笠澤人，有「順適堂吟稿」。其「二子讀詩戲成」云：「翁琢五七字，兒親三百篇，要知皆學力，未可以言傳；得處有深淺，覺來無後先；殊途歸一轍，飛躍自魚鳶。」

這些都是論詩主悟之說。據是，可知禪悟之義，原不始於滄浪。

（二）滄浪論禪

據上文及以前各章言，可知詩禪之說，不是滄浪的特見。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兩部著作，一部是「文心雕龍」，一部是「滄浪詩話」，都極得一般庸人的稱讚，實則由見解言，都沒有什麼特見。他們都不過集昔人之成說，而整理之，使組織成一系統而已。

滄浪論詩主旨，只在禪悟二字。禪悟二字，可分而不可分，不可分而可分，已如上述。所以昔人之批評「滄浪詩話」，有的贊成禪悟之說，有的反對禪悟之說，